學佛與醫德

王維昌

晚近以來，輿論界對醫藥道德多所評責，幾乎造成整個社會對醫藥人員的誤解與不同情。身爲一個學醫信佛者，內心自然是冤屈而沉痛的。假使每一個人對自己、別人乃至整個社會、國家，不能有一個很正確的認識，對於人性沒有更深刻的了解，那麼，這種片面之辭，將發生於人與人之間的每一個角落；這種不和諧的存在，委實是由於我們的貪慾愚痴所造成的。我們深信在反求諸己，尤其是能夠破迷啓悟的儒、佛兩道上，是可以找到合理的解決的。

從生物學的觀點上來探討，生命的發展過程是循序演進的：在自然的因緣條件之下，從無情的元素，而結合成有機物質；從低等的單細胞，進化爲高等的生物體。演化論的說法，並不妨礙我們對生命尊嚴的信仰，因爲在這一大洪流的橫斷面上，我們就是我們現在這個形式，以物質與精神結合而存在，隨着業力與因緣而遷流；而人類的心識才是推動生命巨輪的大力量。

生命現象是動盪而繁忙的，自從開始的第一天起，它就蓬勃地發展。個體的生存與羣體的延續，

成了一個共同的現實與秘密。如果我們肯定了這個現象，便肯定了人生。隨著而來的，便是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朋友，以及修齊治平的社會倫理問題。如果我們更深刻地去探討生命的奧秘，宗教、科學、哲學、藝術、文學等便紛紛出現。人生的旨趣究竟在那裡？這個問題已經成爲無須再爭執的事了，古今中外的言論已不勝枚舉。佛法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，在自覺覺他的大前提下，一切的作爲，都是人生宗趣的註脚。因此，理想只有一個，人生意義卻是多方面的，我們可以隨着自己的意願，選擇自己的方向，以獲得生命的喜悅。

大乘佛法已經說得很明白：「無量法門誓願學」。任何事業，能夠因爲自己的敬謹樂愛，而凝集成爲生命的精粹，燦成明亮的光輝。這就是一個法門，醫學與佛法，都包括在這一個涵義之中。

生命是喜悅的，也是痛苦的，二者的性質，並不一定要相等，因爲喜悅的生命不是從痛苦中求取的，痛苦的存在也不是因爲喜悅的消失。佛說苦諦是事實而然的，這四大五蘊假合的我，原本就含藏著財、名、食、色、睡爲主的貪欲。心源既是以貪慾爲本，那麼人類一旦得不到滿足，自然便會不安而憂惱；整個人類，就會在心靈的慾火中痛苦煎熬不已。

佛陀與維摩居士對於痛苦世界中的衆生，具有一種悲憫的襟懷，他們多少比較健康，而具有解苦的妙方。然而，除了醫王與菩薩之外，誰能眞正將身心的病苦眞正治好呢？在另一方面，醫生也是人，具有人性的光明面與弱點。而人體的奧秘，疾病的窮變，使得治癒病苦十分的困難。當疾病能被診斷而不能治療時，醫生與病人是一樣的苦惱。醫生的本質，就是癒人疾病，但在科技能力上還是有所限制。而病人强烈地仰賴醫生，期望獲得妙手回春；因此當兩方面的希望不能互相配合時，那麼更多的問題便因應發生，病人因失望，而更會增加苦惱。事實上，醫學界的努力，已改善了人類的健康狀況，但是面對無邊的病苦衆生，這些成就還是無法完全滿足他們的要求。醫生雖然解決了肉體的病苦，但是病人或許還渴望心靈的解脫。醫生施於技術上的醫療，病人可能還渴望更多的愛心與關懷。每一位醫生也都是血肉之軀，當他做不到上面的要求

，或者表現出異乎常態時，便要遭受到所謂醫德的問題。醫生是很辛苦的，但是站在病人的立場上，醫德受到特別的重視也是應該的。這種重視並不是只在診療費上的計較，實際上，一位眞正的醫師，他內心所承受的，是以全然尊重生命而自期，是神聖超然而艱苦的。

一個人爲了要實踐悲天憫人的理想，應該要從修身養性上做起，所謂「醫德」只是一個行醫者內心的涵養，表露在外，令人感受到而給予評價的一種行爲而已。因此，要施仁術，就必須先施仁心。歷來的醫學大家，他們所以能成爲典型，莫不是因戒愼恐懼而後有所成。漢朝張仲景，被尊稱爲「中國的醫聖」，他在傷寒論序中說：「余宗族素多，向餘二百，建安紀年以來，猶未十稔，其死亡者三分有二，傷寒十居其七。感往昔之淪喪，傷橫夭之莫救，乃勤求古訓，博采衆方。」西方的醫學之父—希帕克拉底氏，有一句名言：「**愛醫學即愛人類**。」他一生信守誓言，敬業事師，不開刀，不墮胎，全心只存救人之想，充分表露出悲憫的天性。由於他們的仁心，才能鼓舞他們在醫術上的精勤敬謹，而成爲醫中之聖。

唐朝名醫孫思邈在他的巨著「千金要方太醫精誠」裏，對如何做一個「蒼生太醫」，有很深刻的啓示，尤其對醫生個人的品德、學養方面有如下的解說：

「太醫之體，欲得澄神內視，望之儼然；寬裕汪汪，不皎不昧。」單從文理上看來，是十分玄妙的；誠意正心的功夫，實在是一切事業的根本，故謂之「體」。試想，人生所被公認爲極珍貴的，就是光明磊落的人格。可是由於人類的原始動機（生存的欲念），卻是墮落的根本；如果我們不超越它，就無法得到清淨的智慧，那麼由於煩惱心，行煩惱業，如何能夠成爲蒼生的太醫呢？因爲宗教能啓發聖潔的情操，所以歷來偉大的醫哲，多有其虔篤的宗教信仰，這也正是二者能夠互相發明的道理。從佛學上，至少使我知道了體性本空，而妙用無窮的智慧，教導我們如何在極複雜的環境中，去了解因緣生滅的道理，從而把握住隨緣不變的本體，並參用大乘菩薩方便善巧的行願，去實踐悲天憫人的理想。佛陀教人應該以戒、定、慧去破除貪、瞋

、痴，使得人們能對於生命更具有信心。因此，不論是從事何種工作者，應以修身爲最根本的工作。學佛的目的就是爲了開顯智慧，才能行善濟世，而且救度衆生身心的疾苦，更要有智慧。

二、「太醫治病，必當安神定志，無欲無求，先發大慈、惻隱之心，誓願普救生靈之苦。」醫生是入世的菩薩，病苦的救護者，如果一位行醫者能夠眞正體會到生、老、病、死之苦，能夠體認這些都是自己的慈悲使命（同體大悲），那麼他必定能夠全心全意去解除生病者的苦痛，也必將會發大弘願，爲救濟一切諸含識的病苦而爲大醫王。史懷哲、杜里醫師，他們捨棄個人的享樂與聲名，遠遁塵囂，步入荒漠的叢林中，與原始的病魔作戰，爲拯救疾苦的病人而犧牲；他們的典型，已將醫生的意義，發揮到最崇高的境界。假使失卻了願力與悲心，學醫者將成爲很可怕的行爲，甚至因而墮落，而不能稱其爲「醫師」。在大乘佛法闡言菩薩六度萬行的薰陶之下，更能培養出慈悲入世的人生觀，啓發服務犧牲的精神，使每一位醫學者不忘記「蒼生太醫」及「大醫王」的誓願。

三、「必須用心精微，博極醫源，精勤不倦。」所謂仁心仁術，固然應以仁心爲本，但是醫術的高明還是最重要的，這是很明顯的道理；因爲醫學是一門極爲深奧的學問，而且又直接關係到生命的存亡，所以虛心好學幾乎是成爲習醫者所必備的氣質之一。最忌諱的是道聽途說，似是而非，必致誤人誤己。

在臨床上，面對着病人，不問其貴賤貧富、老弱婦孺、怨親善友、華夷、愚智，都應該視同至親一樣，不可以瞻前顧後，祇是一意的考慮自己的利益吉凶；看見或聽到病人的苦惱，都要視同自己本身的苦惱一樣，以至生懇切的心去憐憫他們，而且要一心赴救，以這種無作法而功夫又無形迹之心，才可以作蒼生太醫。

在執行醫療時，要持着敬業謹愼的態度，致意深心，不能多語調笑，談謔諠譁，更不應該恃己所長，而專心經略財物。陳立夫先生說：「醫生賺錢，社會之癌。」文字雖然淺近通俗，但是在字裏行間卻洋溢著深泓的義理。的確，醫生的職責是神聖而無價的，絕不是工商利潤可以比擬，醫生能從病

人獲得的，只是再生的喜悅與無言的感激，而不是技術上的報酬。否則這樣，會使醫生可憐而下流。

動盪的生命洪流裏，生命就像一朵被激盪的浪花，又像飄浮不定的水萍；它像盛開的玫瑰，明日就要凋謝。在這樣忽忙動盪的生命裏，惟有慈悲的智慧彌足珍貴。深受了佛法的薰陶，使我漸漸明白心性的闊大，啓發了我的智慧與悲心。醫學生活，也將助我成就慈悲智慧的心願；而也惟有二者互相啓發，才能使我的人生了無缺憾，使我的生命充滿著意義，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。在這麼繁忙的社會裡，唯有將了生脫死的佛法融入生活之中，使佛法成爲生命的要素，正如呼吸成爲生命的標幟一樣，才是唯一的方便法門。有了這個信念，我已經不再憂慮猶疑，對我而言「作大醫王」是我不改的心志。而「**學佛乃明心之本、學醫乃入世之方**。」我唯有兼習二者，才能有眞正的成就。同樣的，法無偏私，每一個人只要他願意，在他的本分上，依然可以找到像上述一樣有意義的生活。

——本文榮獲康年獎學金

料飲好樂可口可
可以代酒美眞

Coca Cola
REGISTERED TRADE MARK

可口可樂特約監製人：臺灣汽水廠股份有限公司